

論隨園女弟子的創作取向與袁枚之關係 --以《隨園女弟子詩選》為分析對象

劉振琪*

一、前言

女性作家的創作在清代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根據統計，《歷代婦女著作考》收錄清代女作者 3671 人，遠超過歷代女詩人的總和，¹可見清代女作家旺盛的創作力。根據鍾慧玲的研究，清代女詩人興盛的原因約有五點：第一晚明文學環境的醞釀；第二清代文學風氣的影響；第三清代文人的獎掖；第四官宦世家的提倡；第五婦女選集的出現。²在這些原因的交錯影響下，使得清代女性從事文學創作活動較前代更為熱絡，與男詩人之交往互動也益加頻繁。

乾嘉時期，女詩人熱衷於結社及從師的風氣，清暉樓主於〈清代閨秀詩鈔序〉云：

至有清一代，閨閣之中，名媛傑出，如蕉園七子，吳中十子，隨園女弟子等，至今猶膾炙人口。³

「蕉園五子」與「吳中十子」均是以結社方式，促進閨秀之間的交游和情誼，分屬於「蕉園詩社」及「清溪吟社」。隨園女弟子則是以從師方式，拜入袁枚(1716—1797)門下，向其請益學習，而其廣收女弟子的行徑，引起文壇極大的爭議。其友趙翼曾戲撰控詞云：

……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

* 中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¹ 參見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5 月)，頁 269—270。王英志引用陸草：〈論清代女詩人的群體特徵〉(《中州學刊》1993 年第 4 期)一文的統計數據。

² 見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 12 月)第二章。

³ 引文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7 月)，頁 927。據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卷四「林以寧」條所載，「蕉園七子」應為：林以寧、顧姒、柴靜儀、馮嫻、錢鳳綸、張昊、毛媿。又卷十六「張允滋」條所載，「吳中十子」為：張允滋、張芬、陸瑛、李嫩、席蕙文、朱宗淑、江珠、沈纓、尤澹仙、沈持玉。鍾慧玲在《清代女詩人研究》第三章「清代女詩人的文學活動」略做介紹，頁 174—184。又梁乙真編：《清代婦女文學史》(臺灣中華書局，1979 年 2 月)，頁 22—33、154—164，亦略述「蕉園七子」及「吳中十子」的成員及活動情形。

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⁴

趙翼與袁枚、蔣士銓在當時詩壇並列為「乾隆三大家」，對於老友的行爲，用揶揄的口吻，對其晚年廣收女弟子的舉動，以「引誘良家子女」、「名教罪人」提出嚴厲的指控。其後章學誠對袁枚的批判更為強烈，〈書坊刻詩話後〉云：

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道末俗，造言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奸邪。⁵

將袁枚視為「傾邪小人」，所作所為「罪不容誅」。〈丙辰劄記〉又謂袁枚是「無恥妄人」：

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秀，多為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撥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⁶

此處對於袁枚廣收女弟子、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的行爲予以譴責，這些名門閨秀在章學誠傳統的道德觀下，亦成為不修婦學，無真才學的閨娃。然而隨園女弟子是否真如趙翼或章學誠所言，為袁枚所誘而拜入師門？抑或是女弟子因仰慕袁枚詩才而自願成其門生，我們從袁枚與女弟子的互動情形，及其作品所呈現的風格，應可略窺端倪。

關於隨園女弟子的研究，多圍繞在生成原因、成員及創作特色，所討論的詩人作品偏重於席佩蘭、金逸、顏蕊珠等人，由於女詩人的個別詩集取得不易，故以袁枚編選的《隨園女弟子詩選》為討論範圍⁷。本文首先概述袁枚與隨園女弟子的關係，探討其形成的原因與交往互動情形，以及袁枚編選《隨園女弟子詩選》的經過；其次，分析《隨園女弟子詩選》的創

⁴ 原文見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甌北控詞」條，收錄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6輯第157冊，據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頁一（總頁8）。

⁵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頁205。

⁶ 見《章氏遺書》外編卷第三「丙辰劄記」，頁六十三（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1月，據吳興劉氏嘉業堂本影印，總頁894）。

⁷ 本文所根據之《隨園女弟子詩選》，以王英志所編《袁枚全集》第柒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為主。

作取材特色，希望能呈現與男詩人的創作差異；最後，以《隨園女弟子詩選》所呈現的現象，探討與袁枚之關係及女性自覺的創作意識。藉由上述討論，期能彰顯隨園女弟子的創作特色。

二、隨園女弟子與袁枚的關係

(一)隨園女弟子的形成原因

隨園女弟子的形成除了前述歷史、文化、經濟等因素外，與袁枚的鼓勵、支持密不可分。袁枚大力提倡女子作詩：

俗稱女子不宜為詩，陋哉言乎！聖人以〈關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詩。⁸

將《詩經》的經典之作，視為女子之詩，對於仍存有「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不宜為詩」的傳統思想而言，不啻是一當頭棒喝。袁枚又云：

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⁹

以乾隆詩壇盟主的地位大力倡導，鼓舞女弟子作詩的勇氣和信心。

袁枚曾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及五十七年壬子(1792)，於杭州西湖組織女弟子詩會，並於五十七年在蘇州閶門繡谷園組織女弟子詩會，皆主動招納女弟子，在當時引起注目，對於女子作詩的風氣，具有宣傳之功。

(二)袁枚編選《隨園女弟子詩選》的經過

袁枚於嘉慶元年(1796)編輯、出版《隨園女弟子詩選》，由弟子汪穀作序並付梓，汪序云：

隨園先生風雅所宗，年登大耄，行將重宴瓊林矣。四方女士之聞其名者，皆欽為漢之伏生、夏侯勝一流，故所到處，皆斂衽扱地以弟子禮見。先生有教無類，就其所呈篇什，都為撥尤選勝而存之，久乃裒然成集；攜過蘇州，交穀付梓。¹⁰

隨園女弟子對袁枚是敬愛有加，袁枚亦以其性靈派詩觀選裁詩篇，《隨園女弟子詩選》的出版，使詩作能保存、傳播於世。

《隨園女弟子詩選》共計六卷，《歷代婦女著作考》云：「共選二十八

⁸ 見《隨園詩話補遺》卷一，收於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參冊，頁570。

⁹ 見《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收於《袁枚全集》第貳冊，頁317。

¹⁰ 見《隨園女弟子詩選》，收於《袁枚全集》第柒冊，〈汪穀序〉。

人，惟歸懋儀有目無詩。」¹¹其所記載詩人分別爲：

卷一	席佩蘭	孫雲鳳					
卷二	金逸						
卷三	駱綺蘭	張玉珍	廖雲錦	孫雲鶴			
卷四	陳長生	嚴蕊珠	錢琳	王玉如	陳淑蘭	王碧珠	
	朱意珠	鮑之蕙					
卷五	王倩	張絢霄	畢智珠	盧元素	戴蘭英	屈秉筠	
	許德馨						
卷六	歸懋儀	吳瓊仙	袁淑芳	王蕙卿	汪玉軫	鮑尊古	

然而今本僅存十九人詩作，並無張絢霄、畢智珠、屈秉筠、許德馨、歸懋儀、袁淑芳、王蕙卿、汪玉軫、鮑尊古等九人作品，其原因不詳。每位詩人之下均有簡單傳略(參見附錄)，據筆者統計共收錄詩作五百餘首，雖僅爲詩人部分作品，但經過袁枚的篩選，應具水準之上。

(三)袁枚與隨園女弟子的交往情形

隨園女弟子的人數，依據王英志的考證，應超過五十人。¹²就其身份，約可分爲三個層次加以分析：

- 一是官吏之妻女，屬於夫榮妻貴者，或大家閨秀，因沾其夫或其父之光，經濟生活富裕，學習環境優越，閒暇較多，可安心作詩，創作亦多有人指導。……
- 二是普通良家女子，其夫或其父皆為小知識分子，多為秀才，政治上雖無官職，經濟尚可溫飽，且與官吏妻女一樣，其夫或其父大多能詩，亦可給予指點，常有夫妻唱和，父女唱和之樂。……
- 三是貧家女子，家境貧寒，經濟拮据，此類極少現，僅知有汪玉軫。

13

由上述可知隨園女弟子的出身良好，袁枚亦以禮待之，與前述章學誠所說

¹¹ 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933—934。

¹² 詳見王英志所著書及論文，計有：《袁枚評傳》，頁273—276；〈隨園女弟子考述〉，《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2卷第4期，2000年12月，頁34—35；〈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井崗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02年2月，頁18—19。

¹³ 詳見王英志：《袁枚評傳》，頁277—278。

的女子形象，實有出入。

隨園女弟子中，與袁枚關係密切者，首推「閨中三大知己」：席佩蘭、金逸、嚴蕊珠。袁枚自云：

余女弟子雖二十餘人，而如蕊珠之博雅，金纖纖之領解，席佩蘭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閨中之三大知己也。¹⁴

三人在創作上各有所長，遭遇也各異，蔣敦復云：

先生女弟子三十餘人，與嚴蕊珠、金逸、席佩蘭為最契，先生稱為閨中三大知己。嚴字綠華，吳江人，年十七，聰明絕世，典環珥為束脩，受業門下，未字即亡。金字纖纖，蘇州人，嫁陳竹士秀才，二十五歲而亡。席字韻芳，洞庭山人，嫁常熟孫子瀟孝廉，兩人皆工詩，唱和相得，為一時佳偶。席嘗推先生為本朝第一，先生亦與之尤契也。¹⁵

袁枚編纂《隨園女弟子詩選》將席佩蘭列為首位，又有「詩冠本朝」的讚語¹⁶，而佩蘭受到重視乃在於對袁枚的尊敬崇拜，「獨佔文壇翰墨筵，九州才子讓公先」、「官無內外推前輩，集有詩文冠本朝」¹⁷，對其推崇備至。

袁枚在席佩蘭《長真閣集》題詞云：

字字出於性靈，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機清妙，音節琮琤。似此詩才，不獨閨閣中罕有其儔也。其佳處總在先有作意，而後有詩。今之號稱詩家者愧矣。¹⁸

評價雖有溢美之辭，然而是深中肯綮之語。

金逸的領解在於對詩有過人的領悟理解能力，曾對袁枚與蔣士銓的詩作進行比較，以「樂有八音」之喻作答，認為「人多愛聽金、石、絲、竹，而不甚喜聽匏、土、革、木」¹⁹，「其意當指前者樂音清脆、柔和，容易悅

¹⁴ 見《隨園詩話補遺》卷十，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808。

¹⁵ 見《隨園軼事》「閨中三大知己」條。收於《袁枚全集》第捌冊附錄，頁83。

¹⁶ 席佩蘭有詩〈以詩壽隨園夫子蒙束縑之報，且以「詩冠本朝」一語相勸，何敢當也？再呈此篇〉，可見袁枚對其推重。

¹⁷ 席佩蘭〈賀隨園夫子八十壽詩原韻十首〉。

¹⁸ 轉引自王英志〈隨園「閨中三大知己」論略〉，收於《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頁496。

¹⁹ 見《隨園詩話補遺》卷十，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802-803。

耳，恰似袁詩；後者樂音濁重、沉悶，不易動人，如同蔣詩。」²⁰金逸又曾對其夫婿陳基云：「余讀袁公詩，取《左傳》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²¹認為袁枚詩的魅力在於抒寫情感，袁枚又說：「倘非絕代才，何由領玄妙？」²²金逸的詩才亦得袁枚賞識。金逸病故後，袁枚親撰〈金纖纖女士墓志銘〉，推為吳門閨秀之祭酒。²³

嚴蕊珠拜袁枚為師時，曾背誦〈於忠肅廟碑〉一文，並指出其中典故出處，並評論袁詩用典的情形：

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詩用典乎？先生之詩，專指性靈，故運化成語，驅使百家，人習而不察。譬如鹽在水中，食者但知鹽味，不見有鹽也。然非讀破萬卷，且細心者，不能指其出處。²⁴蕊珠的才學令袁枚驚訝，而被稱為「三大知己」之一。

從上述可知，袁枚以其身分地位，提倡女子作詩，不遺餘力。對於女弟子的作品，不吝給予讚美。在《隨園詩話》中大量記錄女弟子的活動及事蹟，增進女詩人彼此之交遊唱和，也見證當時的文壇氛圍。

三、《隨園女弟子詩選》的創作取材特色

隨園女弟子在以詩歌書寫其心曲，呈現女性的特質，其所關注的內容較為狹窄，不如男性詩人的題材多樣，但是從《隨園女弟子詩選》中，也可呈現女詩人的取材特色與書寫特質。茲分為下列四點說明：

(一)思親、悼亡之作

袁枚曾云：「詩者，人之性情也。」²⁵「若夫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²⁶詩歌以抒發人之性情，而女性溫柔婉約的抒情特質，顯現於詩作中，則是對親情、愛情、友情，細膩纏綿的依戀之情：

²⁰ 王英志所言，見〈隨園「閨中三大知己」論略〉，頁 503。

²¹ 見《隨園詩話補遺》卷十，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 803。

²² 見〈後知己詩纖纖女子金逸〉，《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七，收於《袁枚全集》第壹冊，頁 927。

²³ 見〈金纖纖女士墓志銘〉，《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二，收於《袁枚全集》第貳冊，頁 587。

²⁴ 見《隨園詩話補遺》卷十，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 808。

²⁵ 見《隨園詩話》卷六，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 190。

²⁶ 見《小倉山房尺牘》卷七「答何水部」，收於《袁枚全集》第伍冊，頁 148。

1.親情

女子嫁入夫家後，對於原生家庭的成員，聚少離多，自有其思戀之情，縱使家庭生活美滿，亦不減對家人的思念，常以詩作抒發其情感。以隨園第一女弟子的席佩蘭為例，十五歲即歸孫原湘，其〈思親〉²⁷一詩，仍道盡思慕之情：

十五年無一日離，那堪睽隔兩旬期。昨宵枕上思親淚，猶夢牽衣泣別時。

女子出嫁後，無法與父母朝夕相處，僅能在夢裡尋找往日相聚時光，思親之苦僅能自己體會。而「每逢佳節倍思親」，其〈除夕〉一詩，更將思親情緒蔓延：

官閣沉沉更漏傳，思親此夕倍淒然。夢中白髮三千里，隙裏青春二十年。殘酒傾來都是淚，寒燈挑盡不成眠。嬌兒宛轉頻相近，轉憶當時繞膝前。

以「淒然」、「殘酒」、「寒燈」、「白髮」、「淚」等字眼，描述別後之相思，尤其是除夕乃一家團圓的日子，出嫁的女子掛念白髮雙親，思親之情加倍淒涼，藉由現實生活的孩兒近在咫尺的呼喚，回憶承歡膝下的往日時光，除夕的歡樂氣氛與思親的淒楚心情，形成強烈對比。在〈送侄婦謝翠霞歸寧〉一詩即直言「我亦有親常苦別，欲留鄉住忍相留。」將心比心，藉以安慰謝翠霞。

王倩在嫁入陳基家為繼室，對於父母親的掛念也時常出現在詩作中，在〈呈隨園寄父大人〉一詩云：

等閑扶上碧雲端，得遂依依膝下歡。風力盡催花絮墮，日光能破雪冰寒。回生法試慈悲大，入骨恩深報答難。日化銜環雙喜鵲，為親百歲祝平安。

對於父親的養育深恩及關心，洋溢於詩作中，也希望親人長壽平安。又聽聞父親升官，也作詩表達其關切之情，在〈聞家大人右遷永定觀察〉一詩云：

三年重署頭銜舊，十載渠防著績多。臣勵清操同白水，帝期佐策障

²⁷ 以下所引詩歌皆出自《隨園女弟子詩選》，收於《袁枚全集》第柒冊，不再注明出處。

黃河。鵲山笑語懷中夜，碣石風烟隔遠阿。幾度庭幃勞盼望，辛勤
定見髮垂皤。

寫出身爲女兒對父親繁重公務的掛心，辛苦操勞，以致頭髮皤白。對於母親的思念，王倩也有深刻的思念，〈聞家慈挈弟妹北上奉懷〉云：

惆悵慈闈隔暮天，紙窗愁見月痕穿。秋風敢怯吳江冷，擬買歸船送
別船。重署頭銜帝澤濃，燕臺風物寄游踪。深閨恐有思親夢，知到
遙山第幾峰？

家人的任何舉動，均成爲關切的焦點，遙想家人北上的行程，仍只能以夢作爲解決鄉愁的良藥。

關於手足之情的思念，體弱多病的金逸，在與姊姊離別後，而有「昨日庭帷成把晤，今宵燈火暗淒涼。一封寄與相思淚，折向蘭閨定斷腸。」（〈與姊別後頗無意緒，感舊述懷得七律十六韻〉）昨日燈下言歡與今日燈火淒涼形成對比，相思無盡也顯見姊妹情深。張玉珍也有思念妹妹的〈懷幼嫻四妹〉詩：

海棠花落怕殘春，綺陌風和扇麴塵。料得畫長針綫懶，倚樓也念遠
離人。

思緒不若金逸淒涼，反而有一股百般聊賴，慵懶之感，放下該做的女紅，登樓也是爲了懷念遠方的親人。在暮春時節，透露懷人的情緒。

陳淑蘭則有三首寫給兄長的詩作，其〈寄竹軒兄〉一詩，表達對父母的照護之情：

自從分袂上征車，趙北燕南天一涯。料得瀟瀟風雨夜，秋來容易客
思家。六月椿堂病忽生，歸寧常侍月華明。可堪慈母將頭指，白髮
新添又幾莖。

與兄長一北一南，在秋天更易引發思念之情。陳父生病期間，淑蘭返家照顧，以新增白髮暗喻過程的辛苦。寫信給兄長，亦有稟告家裡近況的意涵。又有「一夕西風雨送涼，何時剪燭話更長？人離膝下分南北，不及青天雁一行」（〈立秋前一日再寄竹軒兄〉）、「自從雁序分飛後，春到江南又一年」（〈詠春草寄竹軒兄〉）。以雁往南飛，表示時光的消逝。

生離死別常是詩作的重要題材，也最能表現人之性情。隨園女弟子在面對親人死亡時，常是淒惻動人，悲痛萬分。喪親之痛在情感豐沛的女詩

人心中，常烙下無法抹滅的傷痛記憶。身為母親的女詩人，對於喪子之痛通常是刻骨銘心。

席佩蘭與孫原湘雖育有五子，然而其中兩子早夭，帶給夫婦無限傷痛，其連章詩〈斷腸辭〉十五首，選取其中五首以見其喪子的悲痛：

六年奉汝似曇華，喜即開顏怒不撾。博得床頭臨別喚，一聲娘罷一聲爺。

一盞玄霜絕命時，誰將劍柄授庸醫。黃泉莫恨庸醫誤，只恨爺娘誤殺兒。

并命鴛鴦舅與甥，九京偏有渭陽情。可堪兩眼枯如井，更聽孀親哭子聲。

弟後兄先更可哀，一雙珠顆落泉臺。嬌啼望汝扶持好，十日前才斷乳來。

一杯良醖奠靈床，滴向泉臺哭斷腸。誰是酒漿誰是淚，教兒酸苦自家嘗。

第一首寫父母對孩子的寵愛，但換得的是臨終前的爺娘聲；第二首寫父母誤信庸醫之言，導致命喪黃泉，將過錯承攬於己；第三首寫五日之內，失去兩兒及弟弟的痛楚²⁸；第四首寫喪失兩子後，在黃泉路上兄弟能互相扶持，照顧三歲才剛斷奶的弟弟；第五首道盡喪子的辛酸，酒淚相混，酸苦只能自己體會。句句盡是血淚，無怪乎在出殯之時，病體無法送行，詩題〈己酉三月三日葬阿安、阿祿於報慈橋，余病臥支離，遙哭以送。自去年兒病至今，筆床離手四百日矣〉顯現沉痛心情：

一對瑤林瓊樹枝，百花生日命如絲。更堪綠水流觴日，恰是青山葬玉時。病骨不容親視窆，傷心翻借哭為詩。雙魂望汝歸來早，依舊扶床未可知。

原本是春日祓禊活動的三月三日，竟是愛兒出殯之日，以春天充滿活力的時節，反襯母親悲哀的心情。無法送行，只能以詩表達悲情。也希望兩子魂魄能再回到身邊，充滿無奈的癡人妄想。

戴蘭英也有喪女之痛，但又同時生女，展現悲喜交集的複雜思緒。〈次

²⁸ 〈斷腸辭〉附記云：「兒歿之次日，幼子祿兒亦死，又三日余弟杏春死，五日之間，哭三殤焉。」見《隨園女弟子詩選》，收於《袁枚全集》第柒冊，頁8。

女痘瘍，回煞之期又生一女〉一詩云：

招魂適值女生時，一轉輪回事可知。識舊金環應認母，投環玉燕倍思兒。再來好證前生夢，泉復如逢七日期。試聽啼聲看設悅，半為慰藉半含悲。

以輪迴的觀念減低痛苦的心情，在得失之間，也隱含些許慰藉，故不似席詩之淒楚。戴蘭英面對手足之喪，則充滿驚異，此訊息應是極為突然，讓生者一時無法置信，〈哭硯珍大兄〉一詩即云：

計到猝然驚，爭禁淚雨傾。如何成薄宦，竟爾畢浮生。遠信疑還假，遺容記尚清。大雷書現在，檢篋倍傷情。

詩裡充滿突兀與懷疑，睹物思人，在整理相關遺物時，只得默默接受事實。對於喪妹之痛，吳瓊仙〈哭四妹〉一詩，則呈現生者必須為死者畫像的心情：

有子呱呱泣，尋娘一面難。遺真須我畫，他日赴兒看。摹帖書應在，描花墨未乾。可憐諸女伴，猶是問平安。

兒子不知母親已離開人世，仍哭著找親娘，在摹畫的過程中，仍有不知情的女伴，詢問瓊仙四妹的情形，平安與否，詩中雖未有吳瓊仙的情緒，但從旁人的表現，其實可反映淒苦的心情。

另有廖雲錦〈哭姑〉一詩，表達婆媳之間的感情：

釵鳳分飛賦命孤，見姑還似見兒夫。私心欲慰垂憐意，任有啼痕總說無。禁寒惜暖十餘春，往事回頭倍愴神。幾度登樓親視膳，揭開幃幙已無人。

相處十餘年的噓寒問暖，含蓄的慰問，如今回想起來是加倍淒愴，例行的視膳工作，面對的竟是空無一人的牀舖，才驚覺人已不在的現實，顯現思念深情。

2.愛情

「情之所最先，莫如男女。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²⁹ 在面對丈夫離家遠行，表達依依不捨的思念之情，一方面希望求取功名，一方面又必須忍受離別，互相矛盾的心情，常在詩作中交織出現。

²⁹ 見《小倉山房文集》卷30「答載園論詩書」，收於《袁枚全集》第貳冊，頁527。

席佩蘭有多首寫給外子的詩作，寫夫妻之情的纏綿，〈同外作〉一詩云：

水沉添取博山溫，一院梨花深閉門。燕子不來風正靜，小樓人語月黃昏。

寫夫妻兩人在小樓私語的情境。〈夏夜示外〉則寫夫婿的善體人意：

夜深衣薄露華凝，屢欲催眠恐未應。恰有天風解人意，窗前吹滅讀書燈。

並不是天風將燈吹熄，而是夫婿不忍其晚眠而做的舉動，但在佩蘭心裡是倍感溫馨的。在送行時，也寫出妻子的叮殷切嚀，〈送外入都〉云：

打疊輕裝一月遲，今朝真是送行時。風花有句憑誰賞？寒暖無人要自知。情重料應非久別，名成翻恐誤歸期。養親課子君休念，若寄家書只寄詩。

從整理行裝到注意寒暖的變化，掛念的心情不曾稍減。叮囑夫婿不必惦記家裡的情形，若在外有成就，恐會誤了歸期。在丈夫旅居在外時，更時見思念之情：

捨却韶光作遠遊，天涯何處覓封侯？（〈惜別〉）

怪底東風無氣力，送春歸不送人歸。（〈送春〉）

去時寬窄難憑准，夢裡尋君作樣看。（〈寄衣曲〉）

別來歲月似江深，江上孤帆是妾心。（〈商婦曲〉）

記得扁舟放槳遲，殷勤問取早歸時。（〈望外逾期不歸〉）

寫出殷殷期待來歸的心情。但當夫婿歸來，欣喜之情頗為傳神，〈喜外竟歸〉云：

曉窗幽夢忽然驚，破例今朝雀噪晴。指上正輪歸路日，耳邊已聽入門聲。縱憐面目風塵瘦，猶睹襟懷水月清。好向高堂勤慰問，敢先兒女說離情？

已有預感會有驚喜的事情，正計算歸期耳邊卻已聽到入門的聲音，然而必須先壓抑兒女私情，以先稟告高堂父母。在孫原湘未中舉人時，佩蘭以詩安慰夫婿，甚至以李白、杜甫做為比擬的對象，給予鼓勵、支持，「君不見杜陵野老詩中豪，謫仙才子聲價高。……功名最足累學業，當時則榮歿則已。君不見古來聖賢貧賤起。」（〈夫子報罷歸，詩以慰之〉）佩蘭以

夫婿感受爲重，其愛情生活在隨園女弟中亦屬幸福美滿。

金逸的體弱多病，形成對丈夫的依戀極深，《隨園女弟子詩選》中收詩八十餘首，其中十餘首與夫婿陳基(字竹士)有關，有夜半談詩的情景：「一簾細雨不成絲，挽婿燈前與論詩。」(〈一梧齋與竹士夜談去後作〉)也有生死同歸的心願：「久病諳諸藥，安貧守故衣。百年何所願？生死只同歸。」(〈書懷呈竹士〉)在在顯示病魔纏身下，對未來不抱憧憬。在〈寒夜待竹士不歸，讀紅樓夢傳奇有作〉一詩云：

輕陰釀雪逼人寒，宛轉香消瑪瑙盤。待爾未來拋夢起，遺愁無計借書看。情惟一往深如許，魂不勝銷死也拚。彈盡淚珠猶道少，細思與我甚相干！

由閱讀《紅樓夢傳奇》與自己的一往深情做一連結，正表示愛情是其生命的全部，至死方休。此種待竹士不歸而引發的詩作，另有一首詩題極長，婉轉寫其情愁，題云：

六月十五日，竹士為余買藥吳江，漏三下不歸，挑燈愁作，恍惚入夢。有人從曰：「起起！」遂從之行。所履處，非烟非霧，不容駐足。俄至一處，溪水抱門，粉牆圍竹。入其庭，疏窗四敞，但覺風吹荷氣，清入心脾。有人謂曰：「爾所憶某，即在是。」傾耳聽之，隱隱聞吟聲，意欲作詩招之，方小立構思，忽阿母為兒覆被，一驚而寤。是時微月在簾，神魂撩亂，若猶在烟雲縹緲中也。侵晨強起，拈管得一絕句，初不知竹士之遇乩仙、乩仙之用是韻也。竹士歸，示以乩仙胡桂娥贈詩，互相詫嘆，爰序以志一時噩夢云。

此一噩夢也顯示金逸多愁善感的個性，竹士逾期未歸即可產生諸多聯想，其詩云：「如何萬里關山隔，一夜相思已斷魂？」深情款款，道盡依戀之情。

吳瓊仙與徐達源夫婦在當時是令人稱羨的神仙眷侶，婚姻生活溫馨美滿，然而短暫的分別，也引起詩人無盡相思，〈寄外〉一詩云：

嘗盡相思味，方知離別難。為憐春病瘦，轉憶客衣單。點鼠禁魂怯，孤燈逼夢寒。小姑不解事，來報杏花殘。

全詩圍繞相思與離別的愁緒，自己因病變瘦，想到在外的夫婿衣衫單薄，以「怯」、「寒」表達獨守空閨的孤寂感受，本是蕭索惆悵的心情，卻闖入

不解事的小姑，將難以言傳的相思給傳達出來。而在炎炎夏日的思念則爲「高樓竹樹夜陰陰，十里相思幾許深。」「屈指歸期渾未卜，好裁側理寄新吟。」（〈夏日憶外〉）數著歸期，一草一木皆可寄託相思之情。甚至看到落花也可興發感慨，其〈花落賦示外子〉云：

無計留春強賦詩，空庭紅雨一絲絲。憑欄莫怨東風惡，只要回思未放時。

落花所代表的美好景物不再，雖徒留遺憾，但想到未開放的景色，仍稍可慰藉。其模仿樂府古詩純樸自然的風格，直接表達相思之情的〈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對菱花。思君如春草，一路到天涯。

吳瓊仙跳脫委婉曲折的表情方式，回到樂府詩的直抒胸臆，自然純真。

喪偶之痛而訴諸文字，書寫哀悼之情的作品，令人鼻酸。張玉珍喪夫之後，在除夕夜有感而發，作詩以抒懷，〈丁未除夕哭先夫子〉云：

虛陳俎豆淚雙垂，形影淒涼守總帷。塵世何人憐孝子？文章從古忌蛾眉。生前想像情猶在，夢裡追尋見少期。百折回腸腸更斷，泉臺只願早相隨。

此詩寫喪夫之斷腸哀痛，想見生前的恩情，死後欲在夢裡追尋卻機會渺茫，只願早日追隨於黃泉之下。在〈除夕展夫子遺照〉則冀望來生再結情緣：

遺圖展處獨含悲，清淚難禁只暗垂。對影依然成舉案，他生能否得齊眉？愁多應是音容改，情切常嫌夢見遲。消受茗香無一語，空餘黃絹有題詞。

「舉案齊眉」原是描述夫婦之情，但此處是夫婿遺照，張玉珍以「獨含悲」、「淚難禁」寫出寡居生活的淒清。

戴蘭英也有〈悼亡〉三首：

一曲雜鶯唱夕暉，輕塵短夢萬緣非。可憐稚子情痴甚，猶著麻衣待父歸。

少壯功名志太堅，望夫臺盼哭鳴咽。自彈幾點斑斑淚，半欲呼天半問天。

三千里外竟亡身，擬向泉臺共死生。只慮膝前兒太小，教儂強作未

亡人。

第一首以稚子不解人事，襯托其癡情；第二首直寫悲愴的心情，呼天搶地，斑斑血淚；第三首寫夫妻情深，若不是因為孩子年幼，否則願追隨於九泉之下。又〈檢篋得先夫子手札淒然有作〉云：

頻年只自苦相思，搜篋驚看手澤遺。讀罷傷心魂忘却，情癡轉欲盼歸期。

看到先夫所遺手札，使其忘卻現實的喪偶事實，期盼夫婿歸期，實見其癡心妄想。隨園女弟子中，夫死殉情的記載僅有陳淑蘭。

3. 友情

女性詩人的活動空間狹窄，故特別珍視詩友之間的往來，而以酬贈、題畫的方式維持友誼，也在家庭生活中開展另一交遊空間，藉由題詩問答，表達關心慰問，或抒發一己情懷。

金逸交往的朋友多談詩論學，與吳嵩梁、吳素雲兄妹及郭麟、嚴守田等均有詩作互答、應和之作。纖纖在回答朋友詢問病況時，以詩寫出其心情：「莫言生小愁為累，不是情多不解愁。」「病骨詩魔兼別緒，昨宵并作不成眠。」「除此更無消遣法，讀書才倦枕書眠。」病中生活寫詩讀書打發時間。「人間那有癡於我？病到無聊轉讀書」（〈酬朱鐵門見贈之作〉）。

在與女性詩人的往來中，金逸對汪玉珍的遭遇最為同情³⁰，其〈題汪宜秋玉珍內史詩稿後〉云：

空教費盡好才華，夫婿年年不在家。願化相思一隻鳥，替銜紅豆到天涯。

以自己對丈夫的依戀，揣測汪玉珍的心意，展現同理心。

駱綺蘭則與鮑之蕙有詩作往來，其〈寄懷鮑芷香夫人〉云：

羨君福慧有誰如？鎮日金閨樂事餘。花院養姑春奉酒，篝燈課子夜抄書。舊傳詞翰留名久，新起樓臺攬勝初。獨我他鄉飄泊甚，鏡中愁見鬢蕭疏。

駱綺蘭早寡，獨力撫養女兒，與鮑之蕙的幸福婚姻成強烈對比。鮑之蕙也回了一首詩，羨慕駱之才情，〈立秋後一日和佩香夫人見寄原韻〉云：

³⁰ 袁枚於《隨園詩話補遺》卷八曾評云：「宜秋家赤貧，夫外出五年，撐持家務，撫養五兒，俱以針黹自給，而有才如此。」

消閑誰似女相如？棋局茶烟逸興餘。緗卷舊傳班氏業，絳帷兼課左芬書。聲華十載神交久，風範三春把晤初。慚愧頻年忙裏度，吟懷差其鬢絲疏。

駱又與王倩、盧元素有詩作往來。³¹

吳瓊仙與金逸的往來密切，纖纖病逝，瓊仙為寫〈姑蘇道中具瓣香吊纖纖夫人不果感賦〉：

寒潮胥口水滌洄，夢到香閨有幾回？今日梨花酒一盞，扁舟載取哭君來。冷風淒雨逼花朝，望斷銅坑烟水遙。惆悵芳魂飄泊處，梅花一樹虎山橋。

全詩盡是淒冷的字眼，以示對亡者的追念。〈哭金纖纖夫人〉一詩記載吳瓊仙曾以《寫韻樓詩草》屬夫人題辭，「累他扶病攜鉛槧，為我親題一卷詩。」

(二)與袁枚往來詩作

《隨園女弟子詩選》所收錄與袁枚相關的篇章不少，從篇目中即可看出其互動情形，有助了解其背景，然而，詩作的藝術成就不如其他類詩作，但女弟子對於袁枚的敬重，多所呈現，這也是袁枚會選錄這些詩作的原因吧！

首席女弟子席佩蘭在〈上袁簡齋先生〉云：

慕公名字讀公詩，海內人人望見遲。青眼獨來幽閣裏，縞衣無奈奩妝時。蓬門昨夜文星照，嘉客先期喜鵲知。願買杭州絲五色，絲絲親自繡袁絲。

對袁枚的推重，以身為女弟子為榮。在〈賀隨園夫子八十壽詩原韻十首〉其一：

獨佔文壇翰墨筵，九州才子讓公先。曾游閬苑真名士，愛入花叢老少年。

以「獨佔」、「讓公先」推崇文壇的成就，又真實描述其性情之真，喜愛與女子相處，又具有赤子之心的老少年。

袁枚曾至吳門招集女弟子於繡閣，金逸因病未曾赴會，作詩寫出煩惱

³¹ 王倩有〈嵇天眉公子以駱佩香女史所贈芍藥一幅索題，為賦二絕〉、〈次韻佩香夫人紅橋修禊詩〉；盧元素有〈紅橋修禊和駱佩香夫人韻〉。

遺憾的心情：「未得追隨女都講，春愁偏欲惱吳儂」、「青眼早深知己感，白頭猶是愛才忙。」³²而對於性靈與格律的爭議，金逸自能得到袁枚的精髓，〈喜簡齋夫子枉過里門奉呈〉一詩云：

格律何如主性靈？早聞持論劇清新。惟公能獨開生面，此席愁難有替人。比佛慈悲容世佞，得仙居處與花鄰。古來著作傳多少，那似袁安見及身。

性靈說在清代詩論流派，走出清新的風格，地位無人能比。

駱綺蘭在〈隨園謁袁簡齋夫子〉寫出拜師的過程：「閨閣聞名二十秋，今朝才得識荊州。匆匆問字書窗下，權把新詩當束脩。」應為其名聲學識所折服。張玉珍也同樣感到無比榮幸：「閨閣一時何有幸，儘容斂手拜良師」（〈寄呈簡齋先生〉）。陳淑蘭也以「儂作門生真有幸」（〈謝隨園夫子詩序〉）表達欣喜之情。

兩次湖樓請業的活動，或為袁枚祝壽，內容多為應制而作，見女弟子對袁枚的崇拜敬仰之情，也打破當時對於男女之防，也突顯女性的才學表現。

(三)閒適、詠懷的生活

女性對於季節的更替，傷春悲秋的情愁，使其百般聊賴的生活，增添些許惆悵。有時是對時光消逝的悲嘆，席佩蘭〈暮春〉云：

十樹花開九樹空，一番疏雨一番風。蛛蜘蛛也解留春住，宛轉抽絲網落紅。

以蜘蛛網住落紅，企盼留下春的蹤跡，留有淡淡幽愁。〈春夜月〉則將丫鬟誤把明亮月光當成盈盈積雪，增添生活樂趣。

金逸的〈曉起即事〉寫出生病的情形：

忍將小病累親憂？為問親安強下樓。漸覺曉寒禁不得，急將簾放再梳頭。

為不使長輩擔憂而下樓請安，然而早晨空氣寒冷，使得詩人必須再回到牀上休息，生動描述病人的感受心情。孫雲鶴〈寒思〉則有一番淒冷的氣氛：

欲寒未寒客心怯，衣試清砧扇歸篋。夜深燈暗闌無人，臥聽虛廊走

³² 見金逸〈隨園先生來吳門招集女弟子於繡閣，余因病未曾赴會，率賦二律呈先生〉。

風葉。

無人的走廊僅有風吹落葉的聲音，顯示寒夜的空寂與女詩人的感受相映襯。

吳瓊仙喜用明月來表達其情愁，「鯉魚風起逗輕寒，料檢春愁衣帶寬。明月不來花又落，夜涼閑煞畫蘭干」(〈絕句〉)。「何處一聲長笛起，隔簾催月上花梢」(〈夜坐聞笛〉)。「風蹙簾波起，瀟湘一片秋。月明愁易盡，更上最高樓」(〈對月〉)。明月原是團圓的象徵，也易引發詩人的感情，由明月的圓滿映襯己身的孤寂。

(四)詠物、遊歷的感懷

詠物、遊歷若僅是寫物、寫景，藝術成就不高，必須有所寄託才可顯示其高妙之處。隨園女弟子的詠物詩多取材於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席佩蘭〈白蓮〉一詩云：

鑒爾亭亭影，波中一片霜。潔連根盡玉，清到葉俱香。殘月墮微白，
野風生嫩涼。須知蓮界淨，才好坐空王。

將水中白蓮的姿態作一完整描述，「殘月」與「野風」是烘托其清新脫俗的形象，「作者巧妙地以禪明志：只有悟得蓮的清靜本性，才能使自己立地成佛--做一個清靜無邪的人。」³³駱綺蘭則與素心蘭交心：「芳草春已歇，素心將遺誰？」「與爾結素交，無言心各知。」(〈素心蘭〉)知交不必多言。

女弟子喜歡以梅花做為書寫對象，駱綺蘭〈綠萼梅〉一詩云：

梅格已孤高，綠萼更幽絕。古幹蟠瘦蛟，數朵點蒼雪。尤愛未開時，
碧意枝頭結。宛似空谷姝，倚竹無言說。水邊淡蕩風，庭際昏黃月。
誰無惜花心？春來莫輕折。

以梅花的具體形態為描寫主題，末段勸人惜春更惜花。吳瓊仙的梅花以香味為引人注目的焦點，〈梅花〉詩云：

夢遍疏香繞畫欄，月明庭院夜漫漫。東風知道人寥寂，著個梅花伴
歲寒。

梅花是陪伴孤獨之人。

〈螢〉寫吳瓊仙夫婦觀螢的情形：

³³ 見鄭光儀主編《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鑑賞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年6月)，頁1697。

著雨禁烟怯不勝，乍明忽暗巧相矜。天涯芳草前生夢，水榭書囊昨夜燈。月黑移來星一點，風高扶上閣三層。蒲葵撲墮知何處？笑問檀郎見未曾。

忽明忽暗的螢火蟲是相親相愛，從草化生為螢，又有車胤囊螢苦讀的故事，如今飛到三層高的閣樓，詩人以蒲葵扇撲打未見，笑問丈夫看見了沒？寫出「夏夜的優美寧靜，流螢的幽遠迷茫，夫妻間的柔情蜜意，都給笑出來了。」³⁴

孫雲鶴有一首〈寶劍篇〉，寫出劍的氣勢：

寶劍遺編在，挑燈擊節吟。恩仇千古事，湖海一生心。氣逼秋霜冷，光騰夜月沉。從軍應有願，慷慨答知音。

詩人歌詠寶劍，充滿豪情壯志，氣魄懾人，不似女子口吻。

對於登覽遊歷，女詩人只有跟隨夫婿，方有機會一覽名山大川，席佩蘭〈曉行觀日出〉：

曉行亂山中，昏黑路難辨。默坐車垂簾，但覺霜刮面。水上滑馬啼，膽怯心驚戰。前駭絕壑奔，後慮危崖斷。合眼不敢開，開亦無所見。俄頃雲霧中，紅光綻一綫。初如蜀錦張，漸如吳綃剪。倏如巨靈擘，復如女媧煉。綺殿結乍成，蜃樓高又變。五色若五味，調和成一片。如劍光益韜，如寶精欲斂。精光所聚處，金鏡從中現。破空若有聲，飛出還疑電。火輪絳宮轉，金柱天庭貫。陰氛豁然開，萬象成昭渙。

寫觀看日出的路程，令其心驚膽顫。其後寫日出的景象，連用十二個比喻說明光線的千變萬化，歷歷如在目前。

孫雲鳳描寫秋天出入巫峽的所聞所見，〈巫峽道中〉其一云：

蜀門西望處，直是上青天。路出重雲裏，人來夕照邊。秋風三峽水，暮雨百蠻烟。丞相空祠廟，千秋一黯然。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孫雲鳳借用李白詩句，寫路途曲折難行，末段以諸葛亮的祠廟作結，有人事已非，不勝歎歎之感慨。其〈出峽〉、〈入峽〉所使用的意象極為相似：

兩岸啼猿厭客聞，西風霜葉曉紛紛。櫓聲一夜出巫峽，十二碧峰空白雲。（〈出峽〉）

³⁴ 見鄭光儀主編《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鑑賞辭典》，頁 1635。

風急暮烟起，水寒殘照沉。插天雙壁峭，入峽一江深。見雁多秋思，
聞猿動客心。巫山霜信晚，木葉尚森森。〈〈入峽〉〉

「兩岸猿聲啼不住」已成蜀地代名詞，孫雲鳳純寫秋天景物，蕭瑟的西風尚未到達此地。

金逸少有出遊機會，即使所見，亦沾染其瘦弱風格，〈舟中即目〉云：
綉簾雙捲水窗開，一葉風帆鏡裏回。天意似憐人寂寞，青山移近畫
船來。

連湖光山色也是自動送上眼前，任其賞玩，青山亦沾染寂寞的色彩。

駱綺蘭難得登上茅山，作詩以記其登頂過程及心情，〈登茅山絕頂〉
云：

舊聞三茅峰，縹緲在雲外。中峰尤聳秀，直與青霞會。余生句曲里，
日夕仰叢蒼。苦為巾幘縛，無由踐仙界。今春諸女伴，名香肅齋戒。
相約共朝真，夙願得一快。始攀途頗紆，漸上觀方丈。仰首逼星辰，
下視但烟靄。樹遙平若薺，雲過垂如蓋。疇昔鳥居籠，今朝舟出隘。
世人困塵務，觸處成障礙。賢智同羈囚，況我裙釵輩。似家有夙因，
名山復相待。終當謝世緣，長此餐沆瀣。

駱綺蘭得償宿願，也是在女伴的邀約下，得以完成。除了描寫登頂所見，亦與人生產生聯想。「世人困塵務，觸處成障礙。」寫出凡人為世俗牽絆的苦惱，「賢智同羈囚，況我裙釵輩。」寫出賢智之人都困於囚籠，何況是女性，在社會上所受到的束縛更多。駱綺蘭不只是寫所見所聞，也因登高望遠而興發人生哲理，較純粹寫景的境界為高。

四、《隨園女弟子詩選》所反映的現象

從上述所論《隨園女弟子詩選》的創作取材特色，約略可反映出幾個現象，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與袁枚之關係

隨園女弟子的創作與袁枚的關係極為密切，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女弟子的創作大體依循性靈說的標準，一是袁枚選詩的題材與其生活經驗契合。

1.符合袁枚「性靈說」的要求

「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³⁵ 性情實為性靈說的要件，

³⁵ 見《隨園詩話補遺》卷八，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760。

這也正是女性詩人擅長的部份，袁枚特別強調性情，乃在於真感情由此而出。「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³⁶「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不必名家老手也。」³⁷上述思親、悼亡之作，充滿詩人對親戚朋友的關愛，常有真情流露，不假修飾的肺腑之言，令閱者為之動容。

2.與袁枚生活經歷契合

袁枚自幼生長於女性環繞的環境，身為長孫，祖母柴氏對其驕縱的情形，由〈隴上作〉一詩可為證：

憶昔童孫小，曾蒙大母憐。勝衣先取抱，弱冠尚同眠。髻影紅燈下，書聲白髮間。倚嬌頻索果，逃學免施鞭。敬奉先生饌，親裝稚子綿。掌珠真護惜，軒鶴望騰騫。行藥常扶背，看花屢撫肩。親鄰驚寵極，姊妹妒恩偏。³⁸

姑母沈氏教其文史知識：「枚剪髻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啼。姑為拊撫史書稗官，幾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略皆上口。」³⁹母親章氏對袁枚更是愛護備至：「自幼至長，從無笞督。有過必微言婉諷，如恐傷之。」即使生活負擔沉重，也是「針黹之餘，手唐詩一卷，吟哦自娛。」⁴⁰在姑母與母親愛讀書的氣氛下，袁枚不歧視女性讀書作詩，也是與其生長環境相契合。

袁枚也有切身的喪妹、喪女之痛，對於女弟子中類似遭遇的詩歌選錄多首，無不淒惻感人。

(二)女性的自主意識--讀書賦詩的生活

在袁枚的影響下，女詩人有其自主意識，表現在以讀書作詩融入生活。女性寫詩的條件，本比男性要辛苦許多。駱綺蘭在《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云：

女子之詩，其工也，難於男子。閨秀之名，其傳也，亦難於男子。何也？身在深閨，見聞絕少，既無朋友講習，以淪其性靈，又無山

³⁶ 見《隨園詩話》卷七，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227。

³⁷ 見《隨園詩話補遺》卷二，收於《袁枚全集》第參冊，頁590。

³⁸ 見《小倉山房詩集》卷二，收於《袁枚全集》第壹冊，頁19。

³⁹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小倉山房文集》卷五，收於《袁枚全集》第貳冊，頁90。

⁴⁰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七，收於《袁枚全集》第貳冊，頁478。

川登覽，以發其才藻。非有父兄為之溯源流，分正偽，不能卒其業也。迄於歸後，操井臼，事舅姑，米鹽瑣屑，又往往無暇為之……至閨秀幸而配風雅之士，相為唱和，自必愛惜而流傳之，不至泯滅。

41

故女子必須有人引導，方能走上以吟詠自樂的生活，在《隨園女弟子詩選》中，記載不少讀書作詩的情形：

尋詩不覺到深更（席佩蘭〈月夜〉）

養親課子君休念，若寄家書只寄詩。（席佩蘭〈送外入都〉）

挽婿登前與論詩（金逸〈一梧齋與竹士夜談去後作〉）

知有新詩忙起讀（金逸〈竹士以勉耘齋席上同人分韻詩索和〉）

遣愁無計借書看（金逸〈寒夜待竹士不歸，讀紅樓夢傳奇有作〉）

讀書才倦枕書眠（金逸〈頻加、伯生兩君復碟前韻訊病，……〉）

人間那有癡於我？病到無聊轉讀書。（金逸〈酬朱鐵門見贈之作〉）

喜聽新詩來病裏，強扶殘夢讀花前。（金逸〈次韻蘭雪訊病之作〉）

鄰姬相逢應識我，隔牆曾聽讀書聲。（駱綺蘭〈重過揚州舊宅〉其一）

曾將妝閣作詩壇，每日聯吟到夜闌。（駱綺蘭〈重過揚州舊宅〉其二）

愛詩積習未能忘，燈下閑吟對影雙。（張玉珍〈初秋夜坐次悔堂韻〉）

整理書籤還自笑，徒勞竟日作詩忙。（張玉珍〈四月二十四日移臥黃楊閣漫成二律〉）

嘔心句少吟愈苦，信手棋多敗亦欣。（陳長生〈初夏〉）

客舍連宵應惜別，蘭閨何日共論文？（鮑之蕙〈月夜有懷〉）

何日扁舟長泖上，剪殘畫燭共論文？（吳瓊仙〈懷鍾元圃夫人〉）

作報不成章，苦吟廢宵寢。（吳瓊仙〈綉枕〉）

乾隆時期也有女子不敢以詩見人，甚至焚毀詩作，然而隨園女弟子卻在創作中找到生活的寄託，精神的慰藉。集體的力量，有師友相互鼓勵、切磋，更能鼓舞女詩人藉由創作抒發一己的心緒。

五、結語

⁴¹ 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二，頁 939。

女子作詩成才，必須依靠他人的協助，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云：
就人事而言，則作者成名，大抵有賴於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稟
庭訓，有父兄為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唱和，
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後嗣
為之表揚，則流譽自廣。⁴²

而投入袁枚門下學習，是這三種門徑之外的選擇。隨園女弟子五十餘人，受到袁枚極深的影響。反映在其文學創作特色而言：思親、悼亡之作最符合性靈說的特色；與袁枚往來的詩作中，看到女詩人眼中的袁枚，充滿尊敬；閒適、詠懷的生活，見其細膩的情思及敏銳的感受；詠物遊歷的感歎，詠物具有女性細膩的筆觸，遊歷則不乏豪氣之作。從《隨園女弟子詩選》中可反映出女弟子在創作方面，謹守性靈說的規範，且袁枚所收錄的作品與其生活遭遇相契合。在袁枚的鼓吹提倡下，隨園女弟子能選擇讀書賦詩作為生活的憑藉寄託，抒發一己情懷。

引用書目

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

王英志：〈隨園女弟子考述〉，《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2卷第4期，2000年12月

王英志：〈關於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井崗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02年2月

袁枚著，王英志編：《袁枚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2月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收錄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6輯第157冊，據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影印。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

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1月，據吳興劉氏嘉業堂本影印

張宏生、張彥：《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

⁴² 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二，頁951—952。

鄭光儀主編：《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鑑賞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年6月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12月

附錄：《隨園女弟子詩選》所載女詩人及其生平

席佩蘭：字韻芬，洞庭山人，嫁常熟孫子瀟原湘孝廉。兩人工詩，爲一時佳偶，著有《長真閣詩稿》。

孫雲鳳：字碧梧，杭州孫令宜廉使之長女，嫁程氏。

金逸：字纖纖，蘇州人，嫁陳竹士秀才，亦詩人也。年二十五歲而亡，有《瘦吟樓詩草》。

駱綺蘭：字佩香，句容人。嫁江寧龔氏，早寡。著有《聽秋軒詩稿》。

張玉珍：字清河，松江華亭人，嫁太倉金瑚秀才，早寡。

廖雲錦：字纖雲，松江華亭人，合肥令古檀先生之女，嫁馬氏，早寡。著有《纖雲樓詩稿》。

孫雲鶴：字蘭友，令宜廉使之次女，嫁金氏。

陳長生：字秋穀，杭州人。太常卿星齋先生之孫女，嫁葉氏。

嚴蕊珠：字綠華，吳江人，未字。著有《靈香閣詩草》，年才十七。

錢琳：字曇如，杭州人。福建布政使錢琦女，嫁同里汪海樹秀才。

王玉如：雲南人，令宜廉使筵室。

陳淑蘭：字蕙鄉，庠生鄧宗洛之妻，鄧生溺死，淑蘭自縊。

王碧珠：字紺仙，蘇州人，汪心農筵室。

朱意珠：字寶才，蘇州人，汪心農筵室。

鮑之蕙：字仲姒，號芷香，丹徒鮑海門次女，張舸齋室。

王倩：字雅三，號梅卿，浙江山陰人。文成公第八世女，係介休令諱謀文女，歸蘇州陳竹士基爲繼室。

盧元素：字淨香，侯官人。錢玉魚東之筵室。

戴蘭英：字瑤珍，嘉興人，適家舍爭亭弟次子，早寡。有子恩官，著有《瑤珍吟草》。

吳瓊仙：字子佩，號珊珊，平望人，嫁梨華里詩人徐山民達源。著有《寫韻樓詩草》。